



何翼平

最近在寫一部電影，搜集素材中發現不少有趣歷史片斷。其中有一段關於蔣介石求籤。導演問我，是否肯定蔣介石確有求籤的事？此時他已與宋美齡成婚轉信基督教，還會到寺廟裡去求神拜佛嗎？我回答確實有。

據知，一旦從佛教轉信基督，就要放棄之前的信仰，以及與前信仰一切關聯的習慣、做法、風俗。蔣介石表面上都按照要求做了，其實他內心並沒有完全摒棄佛教。當時是1949年3月，宋美齡不在蔣身邊，在美國。第三次下野的蔣介石在兒子蔣經國的陪伴下回到老家奉化溪口。

蔣家故居佔據溪口最好的風水地勢。比如妙高台，相傳宋代高僧知和禪師，在妙高台結茅廬而居20年，與台下伏虎洞兩虎為鄰。知和年復一年誦經於晏坐石，日久竟將兩虎感化，躍上台來聽經。後知和圓寂，兩隻老虎竟長守不離。

武嶺門外行約百步，右手邊有一廟宇，名武山廟，它是溪口鎮任、宋、單、張、蔣五姓宗族共祀之廟。自蔣姓繁衍為鎮上大姓後，蔣姓便做了社首，蔣家重大慶典多在此舉行。蔣家與武山廟有特殊的因緣。清朝末年，蔣介石的父親曾被推選為廟首，執掌

蔣介石求籤

廟產的日常管理。他曾召集五姓族長，對武山廟進行大規模擴建，由此奠定武山廟至今的規模。蔣介石也曾出資修廟，並多次入廟許願、求籤，把武山廟菩薩當作自己精神的依託。

「西安事變」後，蔣介石回溪口療傷息養，下車後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武山廟菩薩面前燒香叩拜。那時宋美齡也在，只是睜隻眼閉隻眼。

1949年1月，蔣介石第三次下野。這次還鄉，與以往歷次相比大有不同，解放軍百萬大軍就要渡過長江，蔣家王朝坍塌在即。蔣介石心事重重來到武山廟，他素衣淨手拜了菩薩，搖動籤筒，抽到一支「下下籤」。蔣介石臉色蒼白，有記載，他一下子跌坐在地。隨行在側的侍衛長忙安慰說：「先生不必難過，籤文未必可信。」面對頹敗的現實，蔣介石有了幾許豁然，坦言道：「不要亂講，武山廟菩薩是靈的！」

那麼，這支籤寫的是什麼呢？「劉先主遺詔託孤，降孫皓三分歸一」，說的是三國時期劉備死前白帝城託孤，東吳孫權的孫子孫皓最後也被降服，由司馬氏統一中國。天下歸一統的這個道理，似乎連深居溪口鎮武山廟的菩薩也「洞若觀火」了，這支籤翻出蔣介石心中的最後一張牌，他心中的城堡也從此便崩塌了。



鄧達智

入院接受手術治療，留醫共九天，每晚被量度血壓、檢驗鹽水點滴、尿袋放尿等等動作弄得翻來覆去，習慣半夜被弄醒；出院回家休養，「被弄醒」竟然成為習慣，凌晨四至五點之間必有一醒，醒後頗難立即再睡，只好起床做這做那，或看YouTube或寫稿或躺床上無聊，一小時左右，重新再睡至天明。

自己睡房本來設在天台旁的套房，書房工作室在二樓。好些年前工作或看影碟至夜深，踩兩層樓回睡房的力氣省下，索性沙發椅上躺睡。未幾將睡床、經常應用的書籍都搬過來，一睡多年，就在書與影音光碟倉庫中。

一直計劃來一次大清洗，將用不着的書籍、光碟、衣物分類送去慈善機構益人，惜有心卻無閒，始終未付諸實行。

凌晨四時又再醒來，就記起要整理送人的書籍，坐言起行，話做就做，隨手一掃，三十本書已放到地下，不想太累影響稍後的「回魂睡」，只好收手；行出第一步，往後比較輕鬆好做。

近年大家都說斷、捨、離，要從放棄擁有過多物質開始，將生活素質提升。

第一步，放棄多買；買得少，用得精，是我從來對環保的詮釋。

習性使然，遇上一些在各方面都合適的衣物，總會多買幾套；這幾套、那幾套，就這樣變成庫存，現代布料不容易損壞，除非主動扔棄，不然一世陪伴不走。

第二步，利用新科技；今時今日要人家捧起書本或雜誌閱讀，已不常見，大家都上網。過去以為自己傳統不會放棄閱讀方式，近期已發覺連自己也已改變，日常閱讀或看片，根本全部透過手機與電腦；自此少買，空間便騰出來了。

當然要學習不上癮，切莫變作手機奴隸，時刻手與眼不離。

斷、捨、離

入院接受手術治療，留醫共九天，每晚被量度血壓、檢驗鹽水點滴、尿袋放尿等等動作弄得翻來覆去，習慣半夜被弄醒；出院回家休養，「被弄醒」竟然成為習慣，凌晨四至五點之間必有一醒，醒後頗難立即再睡，只好起床做這做那，或看YouTube或寫稿或躺床上無聊，一小時左右，重新再睡至天明。

自己睡房本來設在天台旁的套房，書房工作室在二樓。好些年前工作或看影碟至夜深，踩兩層樓回睡房的力氣省下，索性沙發椅上躺睡。未幾將睡床、經常應用的書籍都搬過來，一睡多年，就在書與影音光碟倉庫中。

一直計劃來一次大清洗，將用不着的書籍、光碟、衣物分類送去慈善機構益人，惜有心卻無閒，始終未付諸實行。

凌晨四時又再醒來，就記起要整理送人的書籍，坐言起行，話做就做，隨手一掃，三十本書已放到地下，不想太累影響稍後的「回魂睡」，只好收手；行出第一步，往後比較輕鬆好做。

近年大家都說斷、捨、離，要從放棄擁有過多物質開始，將生活素質提升。

第一步，放棄多買；買得少，用得精，是我從來對環保的詮釋。

習性使然，遇上一些在各方面都合適的衣物，總會多買幾套；這幾套、那幾套，就這樣變成庫存，現代布料不容易損壞，除非主動扔棄，不然一世陪伴不走。

第二步，利用新科技；今時今日要人家捧起書本或雜誌閱讀，已不常見，大家都上網。過去以為自己傳統不會放棄閱讀方式，近期已發覺連自己也已改變，日常閱讀或看片，根本全部透過手機與電腦；自此少買，空間便騰出來了。

當然要學習不上癮，切莫變作手機奴隸，時刻手與眼不離。



凌晨時分，不用十分鐘，隨手掃去超過三十本書籍。目標超碼三百本！作者提供



余宜發

其實我覺得，活到今天，只要想做的事情不是太奢侈的話，能夠做到，已經很感恩。就好像早前自己一個人去到日本東京旅遊，雖然已是第二次個人遊，但仍然覺得非常刺激及寫意。刺激在於，始終是一個人的關係，任何事情也要加倍小心及留意，因為我是一個比較「論盡」的人，很多時候買了的東西可能忘記取走，或者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遺留在車上，所以如果這些事情在自己一個人旅遊的時候發生，就糟糕了。

就好像幾年前，跟幾個朋友到日本旅遊，我們從成田機場乘坐火車到新宿，當我上到火車之後，除了把大型行李處理好後，背包便放上座位上的行李架，但因為到達新宿之後，自己心急着去拿取大型行李，結果忘記了把背包取走，直至去到車站大堂，才發現自己為什麼這麼輕鬆，原來才發現背包遺留在火車上，當時那一刻，全新立刻發抖，害怕到不得了，因為我的護照、錢包等等的東西也放在裡面。那時便立刻奔跑回月台，看看火車會不會還停留着，但結果火車已經開走了，我便嘗試去票務中心詢問有關遺留物件的情況，結果他們叫我去到一個車站的地方，原來這個地方就是乘客遺留東西認領處。好在，我的背包裡面的東西原封不動地給他們保存起來。身邊的同行朋友也說：「好在這是日本，不然其他地方或國家，可能已經給別人拿

輕鬆寫意個人遊

其實我覺得，活到今天，只要想做的事情不是太奢侈的話，能夠做到，已經很感恩。就好像早前自己一個人去到日本東京旅遊，雖然已是第二次個人遊，但仍然覺得非常刺激及寫意。刺激在於，始終是一個人的關係，任何事情也要加倍小心及留意，因為我是一個比較「論盡」的人，很多時候買了的東西可能忘記取走，或者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遺留在車上，所以如果這些事情在自己一個人旅遊的時候發生，就糟糕了。

像這輕鬆的一人遊，除了要提醒自己樣樣事情小心之外，有一種事情是比較不滿足，就是每逢到餐廳吃東西的時候，因為一個人的關係，沒有太多的選擇，但這次我也沒有理會太多，繼續走進一些自己喜歡的餐廳，叫了一枱喜歡吃的東西，把他們吃進肚子裡，但神奇的是，我竟然可以吃很多東西，可能因為放假，心情比較放鬆的關係，所以食慾也大增，結果我多了兩公斤體重回香港。

其實這次旅行之前，自己也懷疑過，當一個人進餐的時候，會不會有種寂寞的感覺？但這次的經驗告訴我，原來不經不覺，自己已經習慣了。因為就算在香港生活，很多時候也不一定會有很多人陪伴着自己吃東西，而且也不太喜歡經常麻煩朋友或家人陪伴自己，所以很多時候也是一個人到處吃吃喝喝，覺得輕鬆自在，這種習慣，原來慢慢已經變成不寂寞。而且一個人旅遊的輕鬆寫意，很難用言語去解釋，就是想去的，地方便去吧！想吃的東西便吃吧！想睡多一點也沒有關係吧！希望讀者們也懂得享受這種無拘無束的生活。



興國

飛，是蟲鳥拍動翅膀的空中活動，人類沒有翅膀，所以不能像蟲鳥般在空中活動。但人類一直都有想飛到空中的慾望，因而有了飛機的發明，更有了滑翔翼讓個人可以在空中滑翔。

滑翔翼只能讓一兩個人在翼下飛翔，可以俯瞰其下的美景，但要經過學習才能達至，而且還需要興趣和膽識。可以乘着滑翔翼飛翔的人只是少數，多數人都未能做到。多數人能夠做到，只有搭乘飛機到空中，看到的景色是截然不同的。不過，滑翔翼到不了遙遠的地方，飛機卻幾乎無遠弗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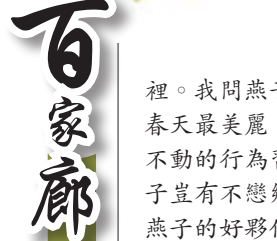
想飛的夢想和目的，因人而異。有的人想飛，是飛到更遠的地方去看看該處的景物，體會該處的文化，享用該處的美食。有的人想飛，卻懷着能夠拯救他人的生命。

最近看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隨時候命——政府飛行服務隊展翅執

飛

《》，裡面由政府飛行服務隊退休人員協會撰寫的重重任務，以及點滴在心頭的事跡，就是心懷不同飛行夢想的人的故事。最近的事跡，就是2017年8月，「天鴿」颱風襲港的時候，飛行服務隊乘搭直升機，前往香港西南面的萬山羣島水域，救起了快將沉沒、擱淺或失聯的18艘船隻上的51個人。再往前的，比如南丫島海難的救援行動，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通宵行動。更遠的時間，就是1996年2月的八仙嶺山火，出動了多架直升機投擲水彈和救援。飛的意義，相信以這種救援行動最大吧？

古代的信鴿稱為飛奴，是用作傳達家書之用，現代的家書，早已被智能電話取代，無須飛行，即時可達。但現代人想事業一飛沖天的夢想，光靠智能電話還是做不到的，必須先經過真正的飛行，在遠方見到和事業有關的人員，才能再以手機通訊進行。飛，還是重要的，對嗎？

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山林

王之渙的冤情

王之渙是初唐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，唐朝的詩，一定配曲，以歌曲的方式進行演唱，稱為樂府，樂府為舊體詩詩體的一種，從秦代就有樂府。由於樂府是合樂的聲詩，以後凡是可傳唱的詩，廣義上都可稱為樂府。因此樂府不僅是齊言的詩，連長短句的詞、曲也被士人俗稱為樂府。

王之渙今僅存六首詩，但是他有兩首詩極負盛名。同期的李白很欣賞王之渙的詩，並且模仿他的風格進行創作。後世給予王之渙高度評價的一首是《登鶴雀樓》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此詩意境雄渾壯闊，氣勢昂揚。其中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說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，王之渙之所以藝術水平高，是因為他的作品，含有三大元素，寫景、抒情、哲理，能夠使讀者回味無窮，啟發讀者產生昂揚的精神世界，他的作品反映出唐朝初年整個社會磅礴向上的氣勢和風貌。

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更是一千多年來，人人皆知的名言警句。

這首《登鶴雀樓》在中國就連三歲的孩子都能背誦。全詩四句二十個字，無一字生僻，無一句難懂，但給讀者展現出一幅一瀉千里、氣勢磅礴的畫面，這不能不說是才子佳作。王之渙一首《登鶴雀樓》，也成就了千古名樓鶴雀樓。他的另一首《涼州詞》：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此詩短短28個字，詩景恢弘闊闊，壯觀蒼涼，詩風慷慨激昂，沉雄渾厚。

《登鶴雀樓》一詩在唐朝即被配樂傳唱，流傳甚廣，但這卻引出了大冤案。

唐初的時期，是以詩取士的年代，如果寫詩有成就，就可被皇帝任命為官員，官運亨通。所以唐朝的宰相和大官，人人都是寫詩的高手。女皇帝武則天聽到了《登鶴雀樓》的歌曲，認為是高水平之作品，喜不自禁，於是問親信大臣李嶠，究竟是哪一位才



范舉

王之渙是初唐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，唐朝的詩，一定配曲，以歌曲的方式進行演唱，稱為樂府，樂府為舊體詩詩體的一種，從秦代就有樂府。由於樂府是合樂的聲詩，以後凡是可傳唱的詩，廣義上都可稱為樂府。因此樂府不僅是齊言的詩，連長短句的詞、曲也被士人俗稱為樂府。

王之渙今僅存六首詩，但是他有兩首詩極負盛名。同期的李白很欣賞王之渙的詩，並且模仿他的風格進行創作。後世給予王之渙高度評價的一首是《登鶴雀樓》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此詩意境雄渾壯闊，氣勢昂揚。其中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說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，王之渙之所以藝術水平高，是因為他的作品，含有三大元素，寫景、抒情、哲理，能夠使讀者回味無窮，啟發讀者產生昂揚的精神世界，他的作品反映出唐朝初年整個社會磅礴向上的氣勢和風貌。

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更是一千多年來，人人皆知的名言警句。

這首《登鶴雀樓》在中國就連三歲的孩子都能背誦。全詩四句二十個字，無一字生僻，無一句難懂，但給讀者展現出一幅一瀉千里、氣勢磅礴的畫面，這不能不說是才子佳作。王之渙一首《登鶴雀樓》，也成就了千古名樓鶴雀樓。他的另一首《涼州詞》：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此詩短短28個字，詩景恢弘闊闊，壯觀蒼涼，詩風慷慨激昂，沉雄渾厚。

《登鶴雀樓》一詩在唐朝即被配樂傳唱，流傳甚廣，但這卻引出了大冤案。

唐初的時期，是以詩取士的年代，如果寫詩有成就，就可被皇帝任命為官員，官運亨通。所以唐朝的宰相和大官，人人都是寫詩的高手。女皇帝武則天聽到了《登鶴雀樓》的歌曲，認為是高水平之作品，喜不自禁，於是問親信大臣李嶠，究竟是哪一位才



小蝶

由傑夫·索貝爾（Geoff Sobelle）來港導演的舞台演出《家》（Home）為香港觀眾帶來新的觀劇經驗。演出開始時，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空空的舞台。工作人員拿着一個三摺的木框出來，將紙布逐一釘在木框上，成了一個屏風。跟着，一張床出現了，一間睡房也佈置好了。四名演員迅即出場入場，營造了中年男屋主看到了少年的自己，當年年輕的妻子今天已老去的場景……短短數個富電影感的鏡頭，揭開了一個個不同年代、不同時空的家的事實的序幕。

慢慢地，一座二層高的洋房的室內環境在舞台上出現了。「房子」本來是空空如也，隨着不同人物的出現和離開，他們不斷為這座房子添上各式各樣的裝置。這些人物有的一個家庭的成員，也有的是來自不同家庭的住客。他們來來往往，出出入入，各自為房子留下佈置、物品，還有印記。

導演以快速的手法展現不同的場面，如有人被趕走，有人乞求對方不要走；有人做運動，有人愛下廚；有人為新居忙於佈置，有人睡房

的書架塌下了……這些都是一個家，或一間房子中常常會發生的事情。七名演員扮演着無數角色，展現出現代社會形形色色的喜慶生活。

最熱鬧的當然是有賓客參與的喜慶活動。在客廳內，有人舉行生日會，也有畢業慶祝，亦有婚禮、嬰兒誕生宴會。演員只有七人，自然不足以呈現賓客滿堂的場面。於是，部分台下觀眾便被演員邀請，拿着紅酒走上舞台，當群眾演員。台上奏起狂歡的樂曲，他們與演員們一起載歌載舞，嬉戲玩耍，場面喧鬧，各自享受。

有生必有死。這班「臨時演員」也與演員們一起「演出」喪禮的一場戲。死者就躺在飯廳的餐桌上，接受眾人的弔唁。喪禮完成後，「賓客」也一一步返觀眾席。

我本來是有機會上台當臨時演員的。當很多演員都跑到台下邀請觀眾到台上時，我正在全神貫注地看着台上的熱鬧的情景。沒想到一名演員忽然站在我身旁，遞了一張小紙張給我。我接過一看，是以英文寫着：「致：你，由：我。」我不明所以，抬頭望着她。她以為我不

家

懂英語，問我：「你看懂嗎？」我說：「我懂。」我當然明白紙上所寫是什麼意思，但這又代表什麼呢？我困惑地望着她，希望她能給我指示。可是，她卻可能誤會了，以為我不想理會她，霍的一聲轉身便走。待她走後，我才發現原來那張小紙張是可以打開的，裡面寫着：「請你站起來，給我一個飛吻。現在就做。」可惜那名演員沒有告訴我紙中秘密便離開。我身旁的觀眾看到我手上拿着的紙，鼓勵我上台去玩。我搖頭，因為一來，我不太喜歡無端由在台下看演出的觀眾變成台上被觀眾觀看的對象；二來，沒有演員陪同，自己走到台上，是一件令我覺得尷尬的事情，所以，我還是繼續坐在台下當觀眾好了。

當台上一切歸於平靜後，房子亦開始逐漸返回原形——住客逐一搬走。他們各自拿走自己的東西，房子再次變得空洞。工作人員出來，將房子逐部分一一拆卸。房子沒有了，台上又再重現一個大空間。

下一場演出：他們又再建起另一座房子，再講無數有關家的故事。